

巴尔扎克文集

日读日新枕边书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巴尔扎克【著】

叶雨寒【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华出版社

日读日新枕边书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巴尔扎克文集



巴尔扎克【著】

叶雨寒【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文集/(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叶雨寒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117-0339-2

I. ①巴… II. ①巴…②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5336号

巴尔扎克文集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李 征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总编室) (010) 66509246(编辑室)
(010) 66509364(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10毫米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导 读

巴尔扎克（1799—1850年），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公认的天才小说家，毕生最重要的作品——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在小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巴尔扎克生于法国都兰纳省的图尔，在故乡读过六年书，1814年全家迁居巴黎后又上了两年学，然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办事员。他醉心于文学创作，最初写悲剧，未获成功。改写小说，也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转而经商，办过印刷厂和铸造厂。到1828年，已负债累累，濒临破产，于是又下决心回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来。1829年，两部作品《朱安党人》和《婚姻生理学》为他赢得一些名声。他开始涉足上流社会，结交名流，但依然勤奋写作，每天伏案14~16个小时，《朱安党人》是他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1842—1848年间，《人间喜剧》出版了十七卷本。定本于1869—1876年间出版，共二十四卷。1832年，巴尔扎克与波兰的韩斯卡伯爵夫人结识，20多年间写给她的书信收在《给一个外国人的信》中。两人最后于1850年3月结婚，同年8月18日，巴尔扎克因积劳成疾，在巴黎与世长辞，终年51岁。

1834年巴尔扎克产生了一个设想：把自己的全部作品纳入一个总的计划，以构成一个总体。当时他想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三大类，即阐明支配人生与社会的各项原则的《分析研究》，揭示人的行为之所以产生的各项原因的《研学研究》，显示上述各项原因所产生后果的《风俗研究》。第三类又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队生活和乡村生活六个场景。《人间喜剧》这个名称是1840年取的。在巴尔扎克之前，还没有一个法国作家有如此宏大的气魄，敢于给自己提出“完成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作品”的巨大任务，也没有一个作家有这样的才能，能将近百部小说组合起来，构成一套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深刻而真实地再现自己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全貌和本质。巴尔扎克原计划写143部长短篇，因早逝只写出96部。

在《人间喜剧》中，长篇小说是这座宏伟建筑的主要构件，如本文集所选的《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另如《农民》、《幻灭》等也很有影响，其中《高老头》又被称为《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的基石。当然，中短篇小说中也



有不少精彩篇章，如本文集所选的《夏倍上校》，还有《安利贷者》、《禁治产》、《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等，都是有相当思想深度的杰作。

本文集所选的五篇小说中《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是长篇小说。《欧叶妮·格朗台》（写于1833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小说中，女主人公欧叶妮·格朗台爱上了丧父落难的堂弟查理。但爱财如命、冷酷无情的格朗台老头决不让女儿去爱破了产的查理。查理与欧叶妮订下终身后去印度谋发展。后来格朗台老头死了，欧叶妮继承遗产成了当地首富。许多人向她求婚，她却痴心等待查理。在海外靠不正当手段发了财的查理，早把乡下堂姐抛在脑后与贵族小姐结了婚。得知此情后，欧叶妮一气之下也结了婚，但保持童贞，并帮助查理还了债。查理得知欧叶妮如此有钱，追悔莫及。欧叶妮33岁时成了寡妇，于是城里人又开始向这位有钱寡妇发起进攻。

据研究者证实，欧叶妮的形象是有原型的，那就是马利亚。她是巴尔扎克的情妇。巴尔扎克在遗嘱中要人把自己收藏的一件基督雕像送给她。

前面已提及，《高老头》（1834年写）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写作计划确定后完成的第一部名著，也是《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的基石。全书以高老头为中心展开情节。高老头是巴黎的一个面条商，靠不正当手段发了财。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大女儿嫁给伯爵，二女儿嫁给银行家，并把财产几乎都给了两个女儿，以为自己晚年有所依靠。谁知两个女儿挥霍放荡，只有缺钱时才想起老爸。两个女婿见他再没什么油水，竟拒绝见他。高老头最后孤苦伶仃地死在公寓阁楼的小屋里。下葬时女儿女婿均未露面。《高老头》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丑恶的金钱关系。巴尔扎克认为这部小说“超过了过去的一切作品”。

巴尔扎克以哲学家的冷静态度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人类的灵魂。他无情地鞭笞这个金钱主宰的社会，认为受黄金刺激造成的人欲横流是使社会堕落的主要原因。但巴尔扎克仍然相信生活有比金钱更高贵的东西，并力图在作品中描绘一些未受金钱腐蚀的心灵、正直无私的胸怀。本书所选的短篇小说中，《无神论者望弥撒》就描写了这类情操高尚的人物。挑水夫布尔雅是善良人物群像中刻画得最为生动有力的一位。巴尔扎克在描写这个人物时，显然有意以穷人的道德情操与达官显贵的自私贪婪相对照。富翁往往吝啬刻薄，甚至以卑劣手段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而这个穷苦的挑水夫却能以二十二年辛苦劳作的积蓄，供养一个萍水相逢的大学生求学。

小说中对宗教的态度也值得注意。作者是无神论者，而且从不隐藏对教会的蔑视和厌恶。但又认为宗教信仰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抵御贪欲的诱惑。巴尔扎克从人道主义出发，深信宗教是“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惟一手段”，是“稳定社会的最大因素”，所以他不信仰宗教宣扬宗教，认为宗教“也许不是神祇的安排，却是人的一种需要”。



目 录

欧叶妮·格朗台 (1)

在一些外省的城市中，总有一些房子的外表让人看了后感到凄凉，好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破落的废墟。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衰落，里面的住户生活节奏那么平静，让陌生人误认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在街上一有陌生人走动，有人会从窗口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

高老头 (109)

一个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冷的老妇人，她四十年来一直在巴黎开着一所膳食公寓，公寓位于拉丁区与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这幢称为“伏盖公寓”的膳宿场所，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平等对待，从来没有因为风化问题而受到各种流言蜚语的伤害，可是三十年间也不曾有姑娘们寄宿；而且除非家庭给的生活费实在太少，这才偶尔会有一两个男青年到这儿来住……

被遗弃的女人 (259)

在一八二二年的初春，一个得了一场大病刚刚痊愈的年青人在巴黎的医生们的劝说下被送到下诺曼底来了，他也许是平常工作过度劳累，也许是生活放荡、毫无节制等原因使他患上了炎症疾病。他需要绝对的休息、清淡的伙食、清爽的空气和完全避免过度的感官刺激才能使他康复……

无神论者望弥撒 (288)

毕安训大夫是一位对科学作过贡献的医生以他出色的生理学理论，跻身于巴黎大学医学院知名学者的行列，而此时他还非常年轻，那所医学院是全欧洲的医生所景仰的学术中心。他曾经长期从



事外科实习，行医之前曾受业于法国最伟大的外科医生、闻名遐迩的德普兰身边，此人像流星一样，在科学界的天空上一掠而过。连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把一种难以传授的绝技带进了坟墓……

夏倍上校 (298)

“啊哈，我们的老卡列克又来了！”

大惊小怪叫嚷的是一个小职员，他是为普通的事务所跑腿的。他靠着窗子，吞咽着一块面包，掏些瓢捻为圆球，然后从半开的窗子中扔出去，扔得那么准，面包球不仅打中了一个过路人的帽子，还弹起来，弹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过路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天井正位于维维安纳街诉讼代理人但维尔先生的屋子……



欧叶妮·格朗台

在一些外省的城市中，总有一些房子的外表让人看了后感到凄凉，好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破落的废墟。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衰落，里面的住户生活节奏那么平静，让陌生人误认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在街上一有陌生人走动，有人会从窗口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

索缪城里就有一所房子具备上述的凄凉成分。它坐落在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直通城堡的街道，可现在却很少有人行走；尽管冬天寒冷，夏季炎热，有几处地方还显得非常阴暗，它却自有惹人注目的地方；石子的路面总是清洁干爽，而且人走在上面响声清脆；老城区两旁的房屋街面狭窄，线路曲折，它平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

这座木结构的古宅虽然已有三百多年了，它却坚固牢靠。房屋的格式多种多样，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流连忘返。经过这里的人都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它们两端都雕刻着稀奇古怪的图案，构成一溜漆黑色的浮雕，横贯于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之上。

有些地方的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给摇摇欲倒的墙壁勾出一条条蓝色的轮廓，屋顶是木结构的，它已被岁月所压弯，朽蚀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扭曲变形；有一家的窗台因发黑而变的十分醒目，上面原先的精细雕纹现今已模糊难辨，而且仿佛已脆弱不堪，承受不了可怜的女工放在上面的棕红色陶土花盆的重量，只勉强地支托着盆里瘦长的石竹和月季。再远点，有几家大门上嵌有粗壮的钉头，钉头上镌刻着他们家传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含义永远是个谜，有的或许是哪位新教徒表明信仰的记号；有的或许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画的咒符，用来诅咒亨利四世的。有几户市民阶层的人家，门上也刻着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享有主持市政的荣耀。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了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破旧的贵族宅院，外墙的泥灰留下了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隔壁是一所绅士的宅院，在石砌的半圆形门框上，依稀可以瞧见贵族徽章的遗迹，但毕竟已经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使国家动荡不已的历次革命的毁坏。



街上的铺面既不像小店也不像大商场。热衷寻访中世纪遗风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先辈们留下的缝纫工场一样简陋朴实。低矮的店堂里既无货摊也无货架和玻璃橱窗，店面很大，里面阴暗，内外毫无装璜。厚实的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很不讲究地包着粗糙的铁皮；门的上半截往里开启，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不断地被人打开关上。空气和阳光从门的上半截往里灌，或者通过气窗、天花板和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入店堂，半人高的矮墙上面有便于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白天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锁上。这矮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但是决没有半点招摇撞骗之术。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而有所不同，无非是两三桶食盐和鲑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吊在楼板的横梁上的黄铜丝，沿墙摆放一溜金属的酒桶箍，或者擱在几个架子上的一些布匹。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焕发的白净姑娘，头戴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搁下手中正在编织的活计，赶忙叫来了她的父母；这时店老板就会出来听你吩咐，态度或冷淡或殷勤或傲慢，全凭店老板不同的性格而定。成交的也许不过是两个铜板的小交易或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买卖。你还能瞧见一位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门口，一边绕动着大拇指，一边跟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不过有些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货源。遇到好年景，他能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估计误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艳阳能叫他发财，阴雨能使他破产。一个上午板材市价能跳到十一法郎或跌到六法郎。这地方跟都兰地区一样，气候的变化制约市场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员，他们全都盼望晴天；晚上睡觉时最怕天一亮就听说昨晚结了冰。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按他们的意愿有时要雨水、有时要乌云、有时要晴天。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一会儿使人忧愁，一会儿又叫人高兴快活。从索缪城这条街的这头到那头，“金子般的天气！”这句话使整条街上每一家的账本上都意味着一个可见的数字；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天上掉金雨了！”他们明白，适合的阳光和雨水，会带来多少收益。在晴朗的季节，每逢周末的中午，你就别想在这些诚实的买卖人手里买到一文钱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所以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去住上两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事先预计好了；平日里生意人可以用大半天时间说笑聊天，发表评论，传递闲话，窥探私情。某个家庭的主妇买回一只山鹑，邻居们准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年轻的姑娘在窗口探一下头，决躲不过一帮游手好闲之人的眼睛。总之，人们的良心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连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也无秘密可言。人人几乎都永远像生活在露天一样。家家户户都坐在大门口吃午饭，用晚餐，吵架拌嘴。路过这里的外乡人都要被他们品头论足一番，无一幸免。从前，从外省来的人总免不了到处受到嘲笑，由此而发生许多有趣的故事，擅长编制市井笑料的安茹居



民也从而获得“想像力丰富”的雅号。老城区古老的宅院都坐落在街道的高处，原先这都是些当地上流人物的公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充满凄凉的旧宅中，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益衰退的今天，只成了世人的旧时遗物。顺着这条风景如画的曲折街道一路走完之后，连最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怀旧的心情，整个气氛使你不得不陷入某种幻想。你就会发现有一处拐角非常阴暗，格朗台先生公馆的大门就藏在它的中央。倘若不了解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弄清楚在外省把谁的家称作公馆的含义。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是位有名望的人，那些在当地只住过几天或在外省的人难以弄明白此种名望的前因后果。当地还有人叫他格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是老年人，且人数明显减少。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位生活相当富裕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时，箍桶匠才四十岁，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刚刚结婚不久。格朗台拿着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本，去了区政府；他用岳父给的四百路易，送给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从而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这种便宜交易尽管不公平，却是合法的。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他们把格朗台老爹看成有胆有识的共和党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其实他真正关心的只是他的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行政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界和商界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方面他包庇贵族，竭力阻止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方面他供应给共和军的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来的是共和政府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原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牧场，划到他的名下。到拿破仑的政府上台之时，格朗台被委任为区长，办事认真，而他的葡萄园的收成更是好上加好。拿破仑称帝之后，他马上成了格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有“红帽子”嫌疑的格朗台的职务于是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取而代之；那人后来被晋封为男爵。失去官职荣耀的格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为了该城的利益，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田产。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很大的便宜，而且税金不多。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靠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葡萄园成了当地最拔尖的，这个带技术性的词是说那些能生产上等好酒的葡萄园。他简直有资格获得荣誉团的十字勋章。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当时格朗台先生四十七岁，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的宝贝女儿才十岁。或许是老天爷怜悯他丢了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这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外婆让蒂叶太太的。没有谁知道，这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三位老人生前视钱如命，一生都在积金攒银，私下里偷偷地欣赏。拉倍特里埃把投资叫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可以得到比放高利贷更多的实



惠。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不动产的进项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新贵族的头衔，那是爱讲平等的我们也抹不掉的殊荣，他成了当地“纳税最多”的纳税人。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年景好，可以生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有十三块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都封死，既可省钱，还便于保存东西。此外他还有八九十公顷牧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株枝繁叶茂的白杨树。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瞧得见的财产。至于资金，只有两个人含糊含糊知道大致的数目：一位是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另一位是索缪城里最富有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进行合作。在外省，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发财的机密，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估计出前任区长财力的雄厚程度。索缪城里没有一个人不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相信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表。那些吝啬鬼们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千真万确。但凡习惯于从资本中赚取巨额利润的人，总不免跟色鬼、赌徒或阿谀奉承者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难以捉摸的恶习，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相同癖好的人一眼就能辨别出来。这种心心相通的欲望暗语，像是他们的通用话语。格朗台先生从不欠别人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估算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失过手，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老有酒桶出售，并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脱手，而那些小地主早在一百法郎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恶名远扬，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说到捞钱，格朗台先生像猛虎和巨蟒。他懂得躺在地上，耐着性子看着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消化吞下的食物。瞧见他走过时，对他既敬重，又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的利爪？抓一下让你疼得被撕碎感觉。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可息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无时无刻不听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为数不多的人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堪称当地引以为荣的自豪感。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外来人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一带有上百万家产的人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家产！”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



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相差无几。所以，当人们玩过一局纸牌，或者讨论一阵葡萄种收，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吗……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听到这话准会说：“你们这伙人倒比我还行，我从来都没有法子知道总数是多少。”要是巴黎来的一位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不是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假如巴黎人付之轻蔑一笑，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视，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这家伙一切行为，都被这一笔巨大的财富编织的金丝外衣紧裹着，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某些特别的地方，曾经是人们说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不堪。格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手势，甚至于瞪眼睛，都成为当地的时尚风范；大家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格朗台，并能从他最轻微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不露声色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会冷，格朗台老爹已经戴上皮手套了，也该摘葡萄了。”“格朗台老爹买进许多板材，今年葡萄酒的产量一定少不了。”格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每星期他的佃户都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个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外，还亲自登门拿麦子去磨，然后把麸皮和面粉送回来。他们家只雇用一女佣，人称大高个子娜依，她尽管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得为一家人做面包。格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自产的数量惊人，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他家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笆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砍下来的；佃户们把乱枝锯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载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放整齐，来讨得他的一声谢谢。众所周知他的开支，仅仅是祝圣面包，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座位的费用；还有大高个娜依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维修费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开支。他最近又买进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交给一位邻近的居民看管，他答应支付一点补贴。自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开始吃野味。老头生活上很不讲究，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精悍的句子，谈谈自己的看法。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让人讨厌。这种口齿不清、条理不明、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缺乏起码的逻辑，被人们认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在我们下面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一点。另外，凡遇到生活和生意上的问题要他解决，他有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话：“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绝不留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颊儿，肘弯支在左手臂上；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考虑很久。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巧妙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其实已经早被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征求一下



夫人的意见，现在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他的妻子早已让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上却是他的挡箭牌。他从不去别人家作客，也从不肯应邀吃饭，也不请客。他从不大声说话，仿佛什么都节俭，甚至动作都力求省劲儿。由于他对别人的财产坚定不移地尊重，所以他从不乱动别人的东西。然而，尽管他说起话来音色柔和，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在家里，在别的地方会加收敛。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肥胖，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多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肤黝黑，布满了小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显出沉静和恐惧，像是蛇眼，额头上皱纹密布，隆起一道道颇具奥妙的横肉，不知轻重的青年人拿格朗台先生开心，把他发黄变灰的头发叫做雪里藏金。他的鼻尖肥大，长着一颗青筋毕露的肉瘤，有人不无道理地说这里面包藏着一团奸诈。这副长相显示出阴险的细腻，冰冷的正直与利欲熏心，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欧叶妮的身上。他的言谈举止，乃至走路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格朗台先生表面，骨子里却有坚如盘石的性格。他的衣着一成不变，一七九一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笨重的鞋很结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他总穿一双厚厚的羊毛长袜，一条栗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扣，黄棕色相间的条绒背心，纽扣扣得严严实实的，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色外套，脖子上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要用到二十个月之后才更换，为了保持整洁，他总以一种特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沿上。索缪城里的人对这位人物的了解仅此而已。

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家。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是克吕旭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位青年当上索缪初级审判所所长之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姓氏，而且竭力让蓬丰的身价超过克吕旭，甚至签名也改成克·德·蓬丰。辩护律师若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马上就会后悔自己糊涂。凡是称他所长先生的人都可受到法官的庇护，他对叫他德·蓬丰先生溜须拍马的人更报以最优雅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叔叔的遗产，一位是公证人，另一位是神父，这两位被认为是相当富有的。这三位克吕旭靠许多本家弟兄做后盾，在城里有来往的二十来家，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结成一个党派；而且同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克吕旭叔侄也有自己的对头。德·格拉珊太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的母亲，常热心地来陪格朗台打牌，走动很勤，希望他的宝贝儿子阿道尔夫能同欧叶妮小姐结为秦晋之好。银行家德·格拉珊先生竭力支持妻子的远谋，其办法是暗中不断给老吝啬鬼一些好处。这三位格拉珊有自己同党、本家亲戚和忠实的盟友。在克吕旭一方，智囊的被称为神父，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决心同银行家的太太争个高低，力图把格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所长



侄子。克吕旭和格拉珊两家明争暗斗的目标，就是得到欧叶妮·格朗台小姐的嫁妆。这事在索缪城里早已成为极大关注的热门话题。格朗台小姐会嫁给所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珊？对于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的回答是：格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所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格拉珊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做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接受格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酒桶生意。另一些人则认为，德·格拉珊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才，风度翩翩的高贵男子，除非格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子在向他求亲，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他毕竟是个白丁，索缪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况且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明事理的人说，克吕旭·德·蓬丰先生随心所欲地出入格朗台家，而他的竞争对手只有星期天才能受到接待。一些人认为德·格拉珊太太同格朗台家的女眷关系更密切，胜过克吕旭家，所以久而久之她会说动格朗台母女，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另外克吕旭神父是天下最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女人和出家人对抗，只能打个平手；用索缪城里一位才子的话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各有千秋。”据当地更了解内情的老人们的看法，像格朗台老爹那样精明过人的人，决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索缪的欧叶妮·格朗台小姐定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的格朗台先生的儿子。对此，克吕旭派和格拉珊两党都异口同声反对：“首先，格朗台老哥儿俩三十年来只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格朗台先生对儿子寄以很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国会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缪城的格朗台同他是本家，声称要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站里，人们七嘴八舌，无不谈论这位富家独女的亲事来，一八一八年初，克吕旭派一度明显地占了格拉珊派的上风。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的弗洛瓦丰地产，其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因急需现款，没办法只得计划卖掉。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所长和克吕旭神父，在他们党羽的帮助下，成功地阻止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公证人劝说侯爵分段出售，必得同投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倒不如卖给格朗台先生，他既买得起，又能付现钱。最后，公证人同侯爵做成了这笔极合算的生意。于是那块漂亮的侯爵封地，被送进格朗台先生的口里。索缪城的居民看到格朗台先生办完手续，就把打了些折扣的钱款一次付清，此举无不惊讶万状。这件消息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格朗台先生搭一辆老乡回家的便车，到弗洛瓦丰察看新的田庄，他以主人的身份对自己的田产看了一遍之后，马上返回索缪城，他坚信这一笔投资等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立刻萌生一个宏伟的设计，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然后，为了重新填满几乎已经掏空的金库，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全都砍光，把草场上



种植的白杨也都当采伐木材卖掉。

现在不难明白格朗台先生的府邸这种称谓的全部价值了吧。这房屋惨淡无光，阴森、宁静，坐落在城区的高处，坍塌的城墙脚下。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建成的；这是一种卢瓦尔河边特产的白石，质地松软，平均用不到二百年就不行了。寒冬酷暑恶劣的气候给门洞的拱楣、侧壁，磨损形成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古怪的洞眼，表面看去仿佛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蛀蚀斑斑的石头，也有些像监狱大门的模样。在门拱的上方，有一条长硬石浮雕，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被腐蚀变黑了。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面凌乱地长着些野草，黄色的苦菊、野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长高了的小樱桃树。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成的，到处都有干裂的缝隙，表面上好像不太坚固，其实很厚实，上面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牢固地固定着，组成几个图案。独扇大门的中央，开了一个方形的铁栅栏，铁条排得很密，因为生锈而变红。像是给下面的门槌提供了装置的理由，这门槌由一个铁环吊在门上，槌头正好敲在一颗奇形怪状的大钉的头上，上面刻着一张扮鬼脸的面孔。长圆形的槌头跟我们老祖宗称之为能敲钟的金属人像相仿，又好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好稽古的人倘若仔细打量，或许会发现这槌头上还留有当初的丑角形象的痕迹，只是因为年深月久，花纹早已被磨平。那个沉重的铁栅栏在内乱不止的年月本来是用来探看来访客人的；如今的人可以从中看到在阴暗绿色的拱顶的深处，有几级七零八落的台阶，通往一个厚墙围住的花园。潮湿的墙面到处是淋漓的水迹和一簇簇半死不活的小灌木，倒也别有情致。这围墙原先是城墙的一段，邻近几家的花园就筑在城墙上面。楼下最大的房间是客厅，客厅的进口就对着大门。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地的小城镇里，客厅的重要性外地人通常是体会不到的。它身兼数职，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是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所，是全家公用的房间。地段的理发匠每年两次到这里来给格朗台先生理发；也是接待佃户、神父、县长、磨坊伙计的地方。这间屋有两扇窗户临街，地上铺着地板，四壁装有灰色的护壁板，从上到下，整个铺满，而且镶嵌着古式的分割线；天花板上的横梁木露在外面，同样也漆成灰色，横梁间的缝隙用白色的棉垫，如今已发黄；壁炉架上是用粗糙的白石砌成的；壁炉架上方挂着一面发出暗绿色光的镜子，两边削成显示厚度的斜面，把镜子的反射闪耀出耀眼的光芒。壁炉台两边各有一黄铜烛台，共有两种用途：拿掉玫瑰花瓣形的托盘，把烛台的主枝插进一个镶着铜边的兰色大理石的座台，这铜花黯淡的大理石座台就成了一盏日常用的烛台。古香古色的座椅用绒绣裹着，图案表现的是拉·封丹的寓言，不过没有点学问的人看不出上面的主题，因为它的光泽已经没了，而且图票上全是补钉，原来的图案很难看清。房间的四角放着做碗橱的角橱，角橱上面还有一些积满污垢的阁板。一张旧的细木镶嵌的棋盘牌桌，放在两扇窗户之间的空间里，



在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的周围点缀着金漆的木刻花边，只是久经苍蝇一再地放肆糟蹋，金漆花边被蹭得所剩无几了。在壁炉对面的板墙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画，传说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官制服的，是格朗台夫人的祖父德·拉倍特里埃先生，另一副是已故的让蒂叶夫人，两扇窗户的窗帘都是用的图尔出产的红色绸料，两边由大坠子的丝带吊起。这种豪华的装饰同格朗台家的习惯极不协调，原来这些都是买进房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和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连同房屋一起买下来的。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户下有一把草垫椅子，椅腿下面加了垫板使椅子增高，使格朗台太太坐着能瞧见街上的行人。一张褪了颜色的针线桌填满窗下的整个空间，欧叶妮·格朗台坐的小椅子就放在针线桌旁边。十五年来，母女俩每年四月到十一月天天在这里安静地度日，手里总是有做不完的活计。十一月初，她们可以坐到壁炉前过冬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格朗台才允许家人在客厅里生火，到三月三十一日就熄火，他根本不理睬春寒和秋凉。大高个娜依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她有意保留下来的木炭，放进烤火炉，让母女俩熬过抵御四月和十一月时节早晚的寒意。母女俩整天像女工一样操劳缝制全家的内衣和被服，即使欧叶妮想替母亲绣一条衣领子，也只能利用自己的睡眠时间去做，而且不得不设法从父亲那儿骗几只蜡烛。多年以来，老财迷总是亲自分发蜡烛给女儿和娜依使用，就像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物品一样，也都由他每天早晨分发给大家。

大个子娜依也许是天下惟一能够忍受主人如此专制对待的佣人，城里所有人都非常羡慕格朗台夫妇能雇到这样好的一个女佣。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都叫她大个子娜依。她在格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了。尽管她每年的工钱仅有六十法郎，但是大家却认为她是索缪最有钱的女佣。每年六十法郎的工钱，积攒了三十五年，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到公证人克吕旭那里，以备她日后养老。大个子娜依靠长年不断的积蓄，才凑成这笔巨大的数目；每个当女佣的，只看到六十上下的老佣人晚年有了保障就妒嫉的不得了，却不想想她的这笔血汗钱是当牛做马辛勤劳动换来的。二十二岁那年，可怜她还是姑娘的时候，因为她的长相似乎丑得吓人，找不到人家落脚，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公正：倘若把她的脸安放到掷弹兵的脖子上，准还能被人赞不绝口呢。可惜，人们说，任何的事情都该有个适合性。她早先是在一家农庄里放牛的，农庄失了火，她没办法只能离开那儿，她凭着干什么都不怕的勇气，进城来找活干。格朗台老爹那时想结婚而没有结婚，却已经购置了许多生活必需品。他注意到这个到处吃闭门羹的姑娘了。身为箍桶匠的他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十拿九稳的；他盘算下来，认为这个体格像神话里的大力士那样粗壮的姑娘大可利用。她站着像一棵根探蒂固的六十年树龄的老橡树，膀粗腰圆，坚不可摧，有一双赶大车的双手，为人正直跟她守身如玉的贞洁一样牢靠。雄赳赳似军人气派的脸上布满疣子，褐色的皮肤像刚出窑的砖头，手臂上



青筋暴起，穿一身破衣烂衫，娜依的这副模样并没有吓退箍桶匠，尽管他那时还处于见色动情的年纪。他给这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供她吃住，给她工钱，又不过分粗暴虐待她。大个子娜依得到这样的待遇，高兴得偷偷哭了，从此便忠心耿耿服侍这位把她当家奴使唤的箍桶匠。她包揽了全部家务：做饭，下河洗衣裳，洗完以后用肩膀扛回来；她天一亮就起床，深夜才睡觉；收获的季节，工人们吃喝全由她负责，她还帮着监看场地，防备有人捡走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忠实的狗看护主人的财物；总而言之，她对主人盲目地信任着，主人的想法哪怕多么不合情理，她都决无怨言地照办。一八一一年那一年里，收葡萄的季节特别辛苦，格朗台决定把自己的一只旧表，送给在他家做了二十年工的娜依，那是她从主人那里得到的惟一的礼物。尽管他经常把自己的旧鞋送给她穿（娜依穿着很合适），但是总不能把穿了三个月才得到破烂不堪的旧鞋当作礼物吧。可怜的老姑娘由于贫困而变得十分吝啬，终于使格朗台先生像喜欢一条狗似的喜欢起她来；娜依也心甘情愿地伸长脖子由主人套上颈圈，就连颈圈上的铁刺，也扎不疼她了。假如格朗台分发面包时切得太薄，娜依也决不抱怨；她高高兴兴地享受这家人从节制饮食中得到的卫生方面带来的好处，确实从来没有人生过病。后来娜依也成为这家人的一员：格朗台笑，她也笑；她跟主人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儿。享有这样的平等，她能得到多少甜蜜的补偿啊！主人从来不责怪她在树底下吃杏子或酸桃，李子或油柿。“吃吧，吃个饱吧，娜依。”遇到果子把树枝压弯的年景里，佃户们没办法不得不用水果喂猪，格朗台也乐得大方。从小只受到虐待的乡下姑娘，总算有人发善心而收留下了她，看见格朗台老爹含义模糊的微笑，简直像看到明媚灿烂的阳光一样。而且娜依心地纯朴和简单的头脑，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种念头。三十五年来，她总是光着脚，衣衫褴褛地站在格朗台老爹的工场门口前，听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我的宝贝？”而她的感激之情始终同年轻时一样单纯幼稚。有时候格朗台先生想，这可怜的女人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奉承话，也不知道女人的各种温柔的感情，将来有一天被召到上帝跟前应审时，要比圣母玛丽亚还要贞洁；想到这些，格朗台便动了恻隐之心，看着她禁不住说了句：“可怜的娜依！”老佣人听到这一声感叹，总是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朝他看一眼。这感叹久而久之构成一条永不中断的友谊链条，每说一次等于给这链条又加上一环。格朗台内心深处的这种怜悯之情，固然让老佣人感激涕零，但其中总有点不知何来的让人可怕的东西。这种财迷才有的残忍的怜悯，固然唤醒了老箍桶匠的种种快感，对于娜依而言，却构成了她的全部幸福的所在。谁不会说“可怜的娜依”啊？只有上帝才能从语气和有所流露的神秘的惋惜之情中辨认出谁才是怀有真正慈悲心肠的人。在索缪城里，许多人家对待佣人要好得多，佣人却仍对主人表示不满。于是就产生下面这种话来：“格朗台家对大个子娜依不知下了什么功夫，能让她这样忠心耿耿，她简直肯为他赴汤蹈火！”厨房